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
CHINA TOURISM NEWS 中国旅游报

风雅漳州

□ 马力

这个黄昏，我是在漳州古城度去的。

城中的老街，多铺砌青色条石，透出式样的古。赶上下班的当口儿，满街人。宽宽窄窄的街，幻作宽宽窄窄的河，时间之河。行人在这中间移动，有的稍快，有的稍慢，终是向前的。我在街角站了片刻，就挤进人群，走入这座城市的深处。我迎着一张张新鲜的面孔，一点不感到陌生，和悦表情带来的暖意让我熨帖。

人，是最生动的角色，不管在历史活剧里，还是在现实场景中。我把目光射向摩肩的男女，他们也把目光投给我。彼此都在亲切的注视中感受微笑的力量，如同逢着会心之友那般。

在素怀追昔之念的我这里，目光是从心间吐出的丝，织成网。可是呀，再密的网，也搜不尽值得忆恋的过往。

我的思绪飞向老去的年代。我从或远或近的背影上，看到了漳州的古今。

古城是一棵树。本地人如枝头的叶，岁岁年年，荣枯便是生涯。

修文西路有一家店，专卖竹篱。大大小小的竹篱，挂满门扇，路人都要停下脚，瞧上一会儿。女店主手里正编着一个竹篱，很精致，简直就是工艺品！店内的牌子上题着四个字：竹篱人生。百年传承的民间手艺，成了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澎湖路旁，缓缓地淌着一条宋河。我能从水纹的微漾中，感到时光的流动。河上的安丰桥边，轻摇的波影映着一座木偶艺术表演馆。漳浦人杨胜、龙海人郑福来，悉因布袋木偶艺术表演而扬名。二人主创的《大名府》《战潼关》《卖马闹府》《蒋干盗书》《大闹天宫》《雷万春打虎》诸戏，珍为瑰宝。木偶戏的巧妙，我说不上来，可我明白，坐而赏之，在声腔乐调中细品其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，当是精神的饱饫。漳州布袋木偶戏与木偶头雕刻，也是尽心传承的非遗。

更有多位本地人，大可夸说。

香港路上的两座石牌楼，均建于明代。路狭，牌楼在形制上并不缩其尺寸：三间五楼十二柱，通体高十余米，矗在那里，派势大得压过路旁的番仔楼。

尚书探花坊，是为一个叫林士章的漳浦人造的。这个人，在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做过祭酒。元明清三代，国子监是最高学府，祭酒就是校长。这个差事，较为清闲，薪俸不厚。此人后来升了官，当了礼部尚书。乡人以功名为荣，立坊，就不奇怪。牌楼的装饰，是以镂镂的手段实现的。檐额之下的竖匾，镌出活泼泼的游龙，又将“恩荣”两个正楷字刻了上去。意思明摆着：林士章的荣耀，因隆宠而来。南北明间所镂“尚书”“探花”四字，自含骨气。

三世宰贰坊，为龙溪人蒋孟育和其父蒋相、祖父蒋玉山而造。蒋孟育，官至吏部右侍郎，赠尚书。他的父亲与祖父，均为赠侍郎。尚书、侍郎的前头加一个“赠”字，是说这官职是死后循例追授的。宰者，官也；贰者，副也。看官衔，蒋家三世都为侍郎，任的全是副职。官场上的配角，到了自己的生命中，却是胆气堂堂的主角。不管怎样，乡人与有荣焉，便将“三世宰贰”“两京歷历”这八字，勒于牌楼的两面，也把蒋氏居官的政声治绩彰示得分明。

凝注，是感知眼前牌楼的理想方式。额枋、月梁、花板上的雕饰，所经年月太久，有点模糊了。是凤鸟纹、蟠龙纹，还是卷草纹、缠枝纹？我一时看不出。承托梁枋的雀替，皆作龙形，不失腾骧之势。静立的牌楼，因之昂霄。

两座石牌楼，有很深的纪念意味。我好像瞧见林士章和蒋家三人，站在路边跟游客打招呼。

文庙对面，是一座门牌上标出“龙眼营100”字样的院子。院子里有一栋双层小楼，辟为文学馆，纪念三位漳州籍作家。他们是：生于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，甲午战后随父亲许南英从台湾内渡福建、落籍漳州的许地山，生于南市街（现香港路）的杨骚。

《林语堂自传》是一篇充满回忆的文章。人生最初的记忆总是和家乡关联的。在《少之时》一节里，林语堂说：“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，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。”家庭的爱、自然的美，给了他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，并让他走对了成长的路。“在童时，我的居处逼近自然，有山、有水、有农家生活……在我一生，直迄今日，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在那里捡拾石子的河边，种种意象仍然依附着我的脑中。”他眷恋依稀如旧的甜美年光，“记得，有一夜，我在西溪船上，方由坂仔（宝鼎）至漳州。两岸看不绝山景、禾田，与乎村落农家”，凉夜，岸边的竹树、高悬的船灯、悲凉的箫声、水上的微波，满具诗意，又是一幅天然图画。夜泊的光景，丰富了精神上的所有物，他觉得“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，那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，因为我相信我仍然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”。故园风物给了这位乡村少年一个美而温馨的梦。

现代散文中，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是有名的一篇。上语文课，要学它。听人讲，《落花生》是在漳州城东南隅的丹霞书院里动笔的。真的吗？许地山曾入设在漳州的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做教员。从缅甸返国后，他重回此校任教职，该校附小的主理（校长）也由他兼任。这座师范学校的校址，即在当年的丹霞书院。这么一想，我听来的那个说法，并非无端。更细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许家的训教，是从一粒花生开始的。许南英对子女们说：“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、桃子、石榴，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，鲜红嫩绿的颜色，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。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，等到成熟，才容人把它挖出来。”这番言语入了许地山的心，他说：“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要做只讲体面，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。”《落花生》里这些朴实的话，我打小便记牢了，且一遍遍地在心上温过。那道理是深的，给人一个方向。有了这方向，便不会迷茫地度日。

到了许燕吉这辈人，家风不改。许燕吉写过一本自传，印成书，叫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儿》。书的《前言》里有几行文字：“我是许地山的幼女，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，但他那质朴的‘落花生精神’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：不羡靓果枝头，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，尽力作为‘有用的人’，也很充实自信。”这书的勒口印着她写给读者的寄语：“我希望你们既看到水面上的花，也看到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。”谆切之言、恳诚之意，皆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来。

许地山的创作，在小说和散文两种体裁上显示出成绩。他对中国的新文学尽了很大的心力，而那一种复杂的倾向，也在他的作品中难以掩饰地表现着。茅盾说“这便是落华生的人生观。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。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（这是‘五四’初期的），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（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）”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，对于描写社会现实甚力，而许地山又擅于摹绘异国风物，笔墨带着浓郁的浪漫气息。“在作品形式方面，落华生的，也多少有点二重性……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，也可以跟他‘思想上的二重性’一同来解答。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‘五四’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，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‘五四’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。”这照例是茅盾的看法。

古城外东门街北侧有条管厝巷，巷内的许家故居，留了下来。

杨骚，是怀着革命情绪与进步精神的新诗先行者，也是左翼诗群中饶有创作成绩的一位。迎着烽烟奔冲的他，脉搏跟着现实生活跳动，与时代共呼吸。他的诗歌里，有民族的血与火，有战斗的刀和枪，也有苦难中的绵绵乡愁。唐弢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说杨骚的长篇叙事诗《乡曲》表现了要“打碎这乌黑的天地”的愿望和信心，又评价他的诗歌“笔调清新，具有浪漫主义气息”。他的抒情诗《福建三唱》，是对家乡风物深挚的颂赞，是对沦陷国土含悲的怀恋：

朋友，你问吗，我的故乡？
唔，我的故乡，
不是吉林，奉天，
是福建芗江。
那儿没有大豆，高粱；
那儿有米，麦，甘蔗，
山田，水田……
哦，我爱我的故乡！
朋友，你问吗，我的故乡？
唔，我的故乡，
不是热河，黑龙江；
是厦门，泉漳。
那儿没有人参，蛤士蟆；
那儿有荔枝，龙眼，
岩茶，水仙……
哦，我爱我的故乡！

沉黯的岁月里，他那颗滚烫的诗心始终向着眷恋的家山，向着明亮的天空。他期盼霞辉般的胜利之光降临于祖国的土地上。人们把“抗战诗星”这个放着光彩的荣衔加在杨骚身上，他因之在现代诗界留名。

在抗敌的历史背景下，和蒲风、穆木天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革命文学社团——中国诗歌会，致力以“大众歌调”唤起百姓，也是杨骚在文学组织工作上的实绩。这一文学群体以创作上的努力，使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获得较大发展。

我读过几则鲁迅日记，都提到杨骚。

人间岁月如流水。放眼今朝，各个以漳州为乡的人，有的依然感受着世间的苦乐，有的已经走了，永远地走了，却又像从未离去。

院子里开着花，一团红。是三角梅。

遥想一枝梅

□ 任随平

一枝梅，从《诗经》中走出来，从晚唐两宋文人的画作中走出来，从范成大的《范村梅谱》中走出来。

独立山崖。生根在石崖罅隙间的一枝梅，是一枝野梅。

野梅有野趣。“江梅，遗核野生，不经栽接者。又名直脚梅，或谓之野梅。”一枝野梅独占一方天地，于冬日的晨间默然开放，当是一处雅静的画境。或紫或粉，或淡黄或淡墨。紫若烟云，粉若胭脂。烟云有暖意，胭脂有脂粉香气。至于淡黄，仿若三月出壳的鸭绒，让人心生抚摸之念。而淡墨，总让人想到“朵朵花开淡墨痕”的诗句。我喜欢墨色，亦喜欢墨梅，那写意在枝头的一朵，或者三两朵，孤傲里透着隐逸之气。若是落一场淡雪在枝头，这着了墨色的梅花便有了“古梅一树雪精神”的雅致气度。

若是一树白梅呢？

白梅落雪，便是一树打碎了的白玉兰瓷片。

白玉兰般的骨朵，立于苍劲嶙峋的枝干之上，是一位立于山间小径上的掩面少女，纯净得唯有娴雅气。娴雅气是一个人最高贵的气质，梅花就是一树一树的少女，在天地间，点亮生命的画境。

那年与友人赏梅。玄武湖边，薄云晓月。驾一叶小舟，晨间的月光还未散去，蒙蒙间洒落在湖面。木桨摇动的水波一圈圈碎裂开来，搅动着迷蒙月色，仿若落在湖中的碎云母片，时光静谧在木舟之上。远处的灯火明灭着，随着木舟的移动或拉近，或推远，风轻拂着，像昨夜似醒非醒的幻梦。木舟将近湖岸了，岸边的景致清晰起来，三三两两晨练的人，精神抖擞，沿着小径慢跑着。“梅花，开了，是红梅。”朋友一边摇桨，一边惊喜地喊道。我顺着朋友指引的方向看去，哦，确是红梅，就那么几朵，仿若刚刚醒过来的蝴蝶，安卧在虬曲苍劲的枝干上。我们小心地靠近，不敢出声。我怕在一瞬息的呼吸间将它们惊醒，它们便会振翅飞走。即便是几朵，却也顾盼生辉。高处的一朵，斜倚着枝头；低处的一朵，抬首而望，我分明看得出来，那蕊里是藏着情缘的。怪不得宋人林逋酷爱梅花，有“梅妻鹤子”之雅称，而范成大亦有此趣，晚年致仕后退居故里苏州石湖，筑构范村，植梅栽菊，怡然自乐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

后来，我还在爱梅者的书案上见过盆景梅花。相较野生梅，盆景梅花多了遒劲盘曲之意，却少了几分野趣。但见盆中奇石起落跌宕，其间植梅花三两枝。三两枝好，恰与书屋空间相得益彰，疏密得当，别具神韵。及至梅花开放，与一室书香相映成趣，仿若轻轻翻开一本线装旧书，就连那书页中的文字，也顿时生香起来。

这便是案头清供。清供好，让人少了俗气，多了一份娴雅气。这娴雅气，能钓出人内心匿藏着的爱。

此刻，我独居斗室一角，一盏茶，一本书，在北国的深冬里，遥想一枝梅。

遥想一枝梅，在盈盈一握间，开出诗情画意的春色。

雪落瓷镇

□ 侯美玲

雪的脚步很轻，轻到下了一夜，我却丝毫没有觉察。大雪纷飞的耀瓷小镇——陕西铜川陈炉古镇没了往日的开阔，山川沟壑形成的皱褶消失不见，群山环绕勾勒出的轮廓变得隐隐约约，山与天几乎融为一体，分不清哪里是山，哪里是天。

大雪盈尺，太阳隐身于云层，飞鸟没了踪迹，就连风也藏了起来。目之所及，白雪皑皑，唯有烧得正旺的瓷窑不肯披上白裙，倔强地呈现着大地的颜色。飞雪中的瓷窑好似金刚不坏之身，拱形窑背热浪蒸腾，正用一腔炽热挡住风雪侵袭。鹅毛大雪看似铺天盖地，却像纸老虎般不堪一击，还没落到窑背就化成一丝白汽，不过半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瓷窑上高耸的烟囱，像孙悟空的定海神针，一头插入云霄，一头埋入大地，中间被云雾和雨雪缭绕，过往行人每靠近一步，敬仰就增加几分。大雪带来的气息温柔地包裹着整个小镇，像童话中的世界，朦胧静谧，神秘梦幻，看上去似乎无关人间，然而烟囱口不断冒出的青烟，又分明在告诉人们，这是最真实的烟火人间。

陈炉镇的炉火传承了1400余年，风吞没不了，雪湮没不了。无数瓷匠用手掌托起它，即使在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它一样充满活力。压泥机隆隆作响，粗壮的陶泥像巨型粿条一样涌出机器。两旁的工人丝毫不敢懈怠，将其稳稳地接过来装进板车，再运送到各个车间。瓷窑烧得正旺，在白雪的衬托下，愈发显得红红火火。窑工观察火候，向窑口送入满满一锨块煤，通红的火舌舐着铁锨蹿了出来，好像要熔化一切。一位年轻学徒健步如飞，肩上挑着一担兰花碗。雪花如席，寒气逼人，他上身只穿了一件红毛衣，头上却冒着蒸蒸热气。

窑场人来人往，一摞一摞瓷器用草绳捆好，分门别类放在场院。雪落无声，瓷器也寂然无声。这些粗瓷没有五彩缤纷的釉色，没有精美绝伦的器形，也不是出自名家之手，毕生难登大雅之堂。或许知道自己终将用于普通人家的烟火日常，所以它们生来质朴无华，在大雪中愈发透着岁月的厚重。

云雾横陈，山色空蒙，一缕缕、一串串青烟在小镇上空摇曳。世界寂静无声，只有雪花不知疲倦地飘洒。瓷器知道自己曾经是泥土，只因为比别的泥土多了一些特殊物质，才会被人发现，在炉火的淬炼下，最终成为细腻光洁的器物，所以它们从不炫耀。雪越下越大，一层一层覆盖在碗、盘、壶、盆表面，几乎看不清它们原来的面目，世间万物逐渐趋于一色。

除了瓷，陈炉古镇还有陶。陶缸器形大，成品不易，开窑充满不确定性。开窑这天，往日粗放的窑工凝神屏气，生怕有半点闪失。一口口大缸被小心翼翼抬出来，釉面像黑金子一样光可鉴人，放在雪地上，个个威武雄壮，犹如即将出征的兵马。

验缸环节最为慎重。窑工手握匣钵，铛铛铛在缸体敲击三下，清脆的声音穿透飘飞的雪花，一直传到几十米外的老窑工耳中。老窑工退休多年，每天站在院外观看窑厂的一切。他侧耳听了很久，最后抖抖肩上的雪花，捻着胡子说：“没错，五十六口好缸。”

老窑工的话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很快传到街坊四邻耳中。大家不顾冰雪封路，急匆匆跑去买缸。春天贮水、夏天存粮、秋天做醋、冬天腌菜，样样少不了大缸。到了窑厂，直奔最黑最亮那口大缸，拂去缸沿上的落雪，用手掌齐齐抚摸一遍，再用瓷片敲一敲，然后竖起耳朵听那脆亮的声音，最后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挑好的大缸被打上记号放在窑厂，待冰消雪释后再拉也不迟。做完这一切，买缸人心满意足，三三两两站在一起闲聊。雪飘如絮，丰收在望。

窑炉陈列，炉火千年不熄。吾乡人昼夜劳作，使得小镇成为中国瓷器史上一颗闪耀的明珠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制瓷、用瓷、卖瓷，瓷镇的小巧、纯净和火热，皆可在雪落中找到印证。岁月悠悠，飞雪在，故乡就在。那个冰清玉洁的瓷镇，一直都在。

雪色轻抹老平遥

□ 米丽宏

大雪后的晴日，踏进平遥的老城门，恍然生出时光倒流的错愕感，仿如一个侧身，轻巧抵达了某处冻云素水的前世之地。

青砖黛瓦的房子，披一袭白披风；青砖墁铺的街道，犹被雪色轻缠。一堆堆雪，堆在街边，堆在褐色城墙下，白象安卧，云堆高垒。

青苍苍，灰扑扑，白艳艳。一层时间和寒冷的包浆，沧桑又明艳，厚厚包裹住一座古城。

冬日阳光一薄层，淡淡洒下，却温暖不了严寒的气温，打不开那层古釉之色。妍美相遇浑茫，只能悬浮在雪上，光是光，雪是雪，两不相干。

可是，这样的平遥更美了。那种莽荡大汉的硬气，多了一分婉约精致的纤巧。是一滴浓墨，落在千年宣纸上，在一笔一画、横平竖直涂抹时，几缕秃笔，恰是盈盈雪色。四平八稳的建筑格局因此不再紧绷了，松了一松，露出最美的艺术化境。

平遥古城，最初建造者为西周名臣尹吉甫。他夯土筑就城垣，完成了平遥的雏形。明朝洪武年间，扩建修葺，成就今天的面貌。六道城门，南北各一为头尾，东西各二为四足，像个欲动未行的乌龟，取“吉祥长寿”意，寓意固若金汤、长治久安。

所以，平遥又叫“龟城”。龟城，从漠漠岁月那端从容而来，风雨不改，无古无今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平遥，跟数百年前明朝人看到的，几乎没有大的不同。在速生速灭的今天，这一点实属难得。眼下，这龟城，驮一背雪色，缓行于史册间，正去向茫茫无际处。

想想看，我们的国土上有多少辉煌古都，波澜壮阔的历史，一捻一大摞。平遥呢，比一掌落叶大不了多少，且僻居三晋内陆，素来低调。可是，它没被外来文明同化，没被世俗拆迁干扰，至今保存完好。我们可以借它去看看，有什么不该丢的，我们丢了；有哪些本来熟悉的，我们形同陌路了。

这只缓行几百年的“老龟”，满满携带的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意味：青灰主色调，是儒家的温穆端凝，提示后人要像祖宗那样知书达理；城墙上三千垛口，七十二堞楼，象征孔子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贤人；城中四大街、八小街、七十二道蚰蜒巷，正合龟甲上的八卦图案，经纬交织，井然有序；街道、庙宇、票号、店铺，中轴明显，左右对称，正所谓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。

走在青砖墁铺的明清街上，街面凸凸凹凹，沟辙深深浅浅，悠悠蓄满的，除了清理不了的残雪，还有前朝旧事。逛一下垒满古玩、玉石、银器、剪纸的各色铺子，体会那种别具风情的晋商余味。一层两层的老民居，青墙灰瓦，雕花门楼，砖雕照壁，上马石，拴马桩，倒是原汁原味。

深宅大院中的一切，想必都安好着吧。那么，院中人呢？在这风情老院，有那么一刻，我是半梦半醒，亦幻亦真。想这里，也曾充满鸡鸣狗吠、家常烟火、读书女红、雕窗闲话。一豆灯火，簌簌摇曳在浓深的暗夜；一串清脆的算盘声，敲碎黎明的寂静……

在老县衙，我看了一堂、二堂、三堂。据说，一堂审理刑事案件，二堂审理民事案件，三堂为县太爷会客、休息之地。那错落有致、搭配有序的衙堂，曾有过几多官吏风流云散的传奇，我没有往深里猜的兴趣；我只是抄写了一副楹联，简洁的告诫，直说到心里头：“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；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勿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。”

做官之本，尽在其中了。我在冰上一个打滑，思绪随着失衡的身体一惊，回到了当下这个冰雪老城。

我知道，平遥既有“晚清经济中心”之称，少不了的，便是那种商业伟人的古往今来。这一条西大街，走进去，乱枪打鸟随便一指，一个个门户里面，便不落空地，有着大小商业俊杰的前世今生。这条神奇的街，屋宇精雅，高墙森然，门前花岗岩门槛上的两道车辙印痕，是昔日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见证。那些车马，络绎来去，驮着金钱，驮着风险，也驮着巨商的道义，驮出了南来北往的经济大流通。史料记载，平遥票号，鼎盛时达22家，“中国票号第一家”日昇昌，分号遍及全国，“汇通天下”。

平遥，称得上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“乡下祖父”。

这个奇异的古城，街道狭窄，宽幅不过四五米，店铺门面窄到三五秒就可错身而过。可是累累叠叠的堆砌之余，仍有悠悠放飞的空间：迎面两个清朝打扮的巡游人，咬牙努劲儿、露出颈上青筋的铜雕兵勇，指向天宇的翘角飞檐，玲珑静美的花窗……如今，他们披着一层晶莹雪衣，仍在充满兴致地交流。不知他们，可有暇赏一赏那时古城雪色？

真冷。躲进一家僻静茶楼，慢慢饮一碗浮着茉莉花香的茶，一点一点体会老城的今古一色。或无言立在一簇老者圈外，看他们下一盘天地方圆、绞尽脑汁的象棋，直杀到天色黯淡，寒风四起，老平遥的雪色到底是减了一痕。

暮色中，古城的一屋一宇、老街城墙，慢慢浮起一层苍茫，使那层雪色又朦胧，又混沌，一层幽光，一层古意，一层怀恋。

编辑：李凤 美编：刘晔 电话：010-85168163 E-mail：lf@ctnews.cn